



徐则臣 (连载 33)
耶路撒冷

初平阳想不通他有什么急用。易长安一年前已经在南大街买了一套两百四十平方米的大房子,复式,父母住楼下,他带某个女人从北京偶尔回来,住楼上。现在只有他妈一个人住,易培卿为了防守阵地,坚决不从老屋挪窝。易长安他妈说,幸亏那猫整天跟着自己,要不那么大房子就一个老太太住,听见自己咳嗽的回响都觉得疼得慌。

“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?来香山看房子。”易长安说,“我得找个地方把林惠惠弄安稳了,省得她想起来就跟我别扭,今天给你整一出,明天又给你整一出。没有比大和堂更合适的地方了,找点生意啥的让她做,就老实了。”

“是不是有人要造反?嘿嘿。”初平阳猜可能是某些红颜成了祸水。

“造反倒没有,但惠惠她老想

镇压。”易长安说,“别跟老头老太太说啊,他们降压药吃完了。就这么说,我不跟老头老太太通话了,替我带个好。晚上我打过去。我找杨杰去。”

初平阳挂了电话,告诉易培卿,长安有点急事,让他带个好。

易培卿说:“什么事急成那样,连句话都没时间跟他妈说?”

“挣钱的事呗!”初医生老婆说,“培卿,你这儿子算养值了。我估摸一圈,四条街就长安最能挣钱。”

易长安的母亲说:“妹子,快别说挣钱,我心里就踏实了。长安要有平阳一半就好了,咱们家怎么就没有个像样的读书人呢?”

易培卿咳嗽两声,声音里有老年人的书卷气。“平阳,咱们说咱们的。尊严。”

如果不是因为跟易培卿讲话必须打起精神、拿出足够的谦恭和耐心,初平阳倒是愿意领教接下来的两个尊严。易培卿开始啰唆了,车轱辘话转着圈说,初平阳只能让自己耐心点,再耐心点,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点头表示高度赞成。

易培卿要捍卫一个真理。假如存在一个翠宝宝,即使此人活在先秦,他也认了,但现在所有的资料证明她只是一个民间传说。他找到翠宝宝最早的出处源于明末的一本富家子弟的八卦谈话录里,在那本极为冷僻的线装书中,三十八岁的二少爷喝醉了,跟记录他言行的门客兼秘书说:长春苑有妓翠宝宝者,容艳,肉白,性子烈。文后,门客兼秘书又注:翠宝宝疑为崔宝宝。该二少爷倒是生活在运河边上,不过已经远在河北境内了。而且这个二少爷的谈话多在头脑不清醒的状态下进行,他的段子和八卦往往前后打架。果然,此

书的倒数第八页中,门客兼秘书又记:少爷与友人冯某冬日温酒,冯某问及翠宝宝(崔宝宝),少爷如梦方醒,反问道,此何人也?

刚刚出现的翠宝宝又在同一本书中消失了。易培卿历数他所读过的资料,与“翠、崔、宝、宝宝、妓”这几个关键词中任何两个沾上边的女人都算上,一共六百九十二个,再和运河挂上钩,只有两个:一个就是二少爷的谈话录;另一个是淮海史志办编的一本民间故事大全,1984年出版,一则传说题为《名妓翠宝宝舍身取义》,采写者注明该故事来源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渔人。其他所有关于翠宝宝的消息都来自民间的口耳相传,关于她的故事漏洞百出、前后打架,她仿佛活在所有时间里,什么事情都做过。

“传说我不反对,虚构我也不反对,以讹传讹我还不反对,”易培卿张开十指,挥动两只手,“但我坚决反对把传说、虚构和以讹传讹坐实,而且是以行政干预和如此隆重的方式。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真理和事实,是伪造历史!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把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!就算不上纲上线,它起码是在篡改花街!我们没法规划花街的未来,我们总能替老祖宗保住花街的历史吧?真理必须捍卫,历史也必须捍卫,平阳你说是不是?所以你们伯伯我很生气——现在咱爷儿俩谈另外一个问题:意志的尊严。”

关于这个尊严,易长安在电话里已经简洁通俗地解释过了:耗就耗到底;站直了,别趴下。易培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比儿子更具学理性,他老想往宏大和高尚的层面上绕,越绕就越啰唆。要用无数的小补丁把大而荒唐的想法

包裹严实,以免四处漏风,确实有点费事。他把这个上升到公民的权利,上升到财产的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,上升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荣誉。

“这是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共同问题:拆迁,你要给我一个心悦诚服的理由。”易培卿说,“谭嗣同说: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这诗写得好!花街上如果真有拆迁钉子户,就从我易培卿开始!挺住,意味着一切!”他把“易培卿”三个字说得很重,那只叫易培卿的猫以为在叫它,停下推纸团的游戏,在海棠树下对着这边叫了两声。易长安的母亲在门楼底下说:“易培卿,你又玩纸团!”

接着易培卿喝了一口酒,抹一下嘴,小声说:“平阳,你说我必须得挺下去吧?现在要认输了,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呢?太没面子了。”

初平阳差点笑出来,最后这句话才是他最日常的困境:骑虎难下。就算没有那些庄严正大的理由,他也得逼着自己耗下去,他丢不起那个人。

一玻璃杯二锅头至少三两五,易培卿喝完了,还要再倒,初平阳劝住。易培卿说,不喝也好,进屋抱了两大摞稿纸过来,八百个空格的稿纸每一页都写满了字。三十万字应当不成问题。易培卿谨慎地翻动给初平阳看,一边翻一边将该页上的好句子念给初平阳听。他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,抱着填补中国文学和娼妓文化研究的空白的巨大愿望。很多句子听上去都挺好,信息量也大,第一本稿纸翻完时初平阳已经听到八个陌生的名字,她们分别活在战国、两汉、南朝、唐和后周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41)

经过好多天的走访,他才有点理解了何首魁的无奈。的确村村都有被人把大树偷卖了。村村也都有挨了黑打找不到冤家的。好多人家的全劳力都出门打工去了,有那眼瞎耳聋的,还别说挖走了树,连做饭的锅都被人揭走了,柴火点着,给锅里添水才发现是浇在火头上去了。村子真不是过去那个村子,寨子也不是过去那个寨子了。派出所也不断地雇人在一镇一乡到处撵人逮人,可贼哪是逮得完抓得尽的。有些人,东西丢了就丢了,黑打挨了就挨了,可温如风不得行么。老温有文化,加上方圆几十里都温师长温师短地叫着,让人打了不该打的地方,还给嘴里塞牙花子,面子过不去么。

为了稳住温如风,他除了亲自观察、发动爹娘放哨监视外,自己也几次上门,以磨面、压面、喝酒的名义,去跟他聊天探口风。

温如风是何等精明的人,自是知道安北斗驻村和来家的理由,就不断地发出警告:“我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,要是还收拾不了孙铁锤,我就到北京出访了。”

“凭啥收拾孙铁锤?得讲道理不是?”

“凭啥?凭他是偷树贼,凭他是打人的幕后黑手。事多了。”

“存罐儿!”

“别叫我存罐!”

“如风兄!我也给你透个风,为这事,何所长都动了不让动的刑罚,把几个怀疑对象收拾得几天几夜没合眼,用大炮烘烤,拿电警棍戳,可的确没弄出事来么。”

温如风嘴头很硬地哼着说:“一边到贼家里喝酒,一边审贼,那不就是贼喊捉贼么?还不知私下是咋样勾肩搭背、通风报信的呢。何黑脸绝不是个好警察,你记着。我都怀疑他是暗中指使、以黑养黑、坐地分赃的黑社会头子。”

“你也不能这样乱怀疑人么。”

“我就怀疑他了,咋?再告,我就到北京警察总部告去,你信不?”

安北斗发现这个同学的确是变得厉害了,竟然这样不讲道理不听劝。无论小时在一块儿盘泥,还是上小学、初中,他都是闷不溜秋、少言寡语的人。啥事能忍则忍、能受就受了,只要你欺负他妹妹温存雨就成。那阵儿他也长得瘦削、单薄,但面对欺负他妹妹的人,绝对能一下扑上去,眼见把半扇墙都扑倒过。自他娘死后,回家开了磨坊,也是不惹人、不害人与人为善。那半棵树要是别人偷了,估计他也不会在意成这样,毕竟是有家底的人,弄得老耽误工不划算。可这是与孙铁锤的纠纷,他就有点不依不饶。关键是他娘被孙存盆屡屡糟践,是村里公开的秘密。有人在他上初中时还侮辱他。后来孙存盆被马蜂蜇死了,他觉得人算不如天算,也就了了。没想到,孙铁锤仍把他当“下饭菜”,并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“下套”。他已多次对安北斗讲过,这口恶气不出,他就枉来人世走一遭!

花如屏对安北斗倒是一直笑呵呵的,一边包面,还一边劝温如风说:“人家安干事又没把你咋,年前还伺候过你。为你的事,把人家耽误得媳妇娃都顾不上,跟人家说话客气些!”这的确是个见人爱的女人,长得鼻梁高高的,瓜子脸,有点小酒窝,一说话还满脸的羞涩感。加上都说她在床上爱叫唤,叫驴、狗剩这伙哈哈,就把她评成“北斗村第一性感少妇”了。其实她也是快三十的人了,但就是长得身材匀称、娇小玲珑,好像从十几岁到现在都没变过样。安北斗还隐隐劝过温如风,就凭这媳妇,都得长年在家守着,狼多着呢!可温如风偏是一根筋地要出气。他就再三规劝道:“你要相信组织。从省上到市上、县上、镇上,你的事都是头等大事,领导十分关心重视。但你也得给时间么。这是案子,既牵扯盗窃,又牵扯刑事伤害,不是说破就能破的。要是一个月真破不了,又出去闹呀?”

“什么叫闹?我这叫依法维权!放在你身上,你能把孙铁锤饶了?把蛇鼠一窝的何黑脸饶了?包括他南归雁、王中石,说是层层重视,都咋重视的?就派你一个搞计划生育的来瞎抹搭,准备制了我还是骗了我?告诉你,不要把老百姓当猴耍!我再再说一遍,一个月后,要是还没结果,我就进京了。那时别怪我不给领导面子。”

“南书记也在亲自抓,亲自调查。人家总不能放下一镇的工作,整天围着你一个人转么。”

“你要官官相卫。记住,一个月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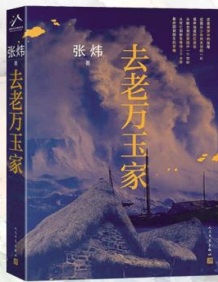
这事还真闹得不好收场了。事情重大,必须立即汇报。他从温家磨坊出来,连家都没回,就端直夹着破垮垮自行车回镇上了。

镇上正在开会。他从窗户朝里透了一下,发现坐在会议室的有一半多都不认识。并且穿戴打扮都很洋气,不像本地人,也不像上级来的行政干部。有女的戴着小碗口大的耳环,嘴画得比财务用的印泥更红润发光。还有头顶没毛,络腮胡子却长得像高山瀑布一样挂满前胸的。也不知啥会,反正开得热火朝天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87)



像行营一样,室内有一张半卧半坐的软榻,有几盆花:期待开放的菊花,及绿萝和仙客来。一个比头颅还要大的仙人球,茂密的尖刺令人敬而远之。浓浓的咖啡香气既诱人又让人稍有不妥:这该不会是一个长长的不眠之夜吧。大公将头上的浅色紫巾抹下来,一头浓乌的长发溅出似曾相识的流泻声。她夏衣清爽,毫无汗湿,只有依然如故的淡淡茉莉香味。她把一大沓字纸放置案上,他一眼看出了洋行的标识,是一些德文资料。

“德人比英人和日人势头更劲,他们对半岛的兴趣由来已久。日人尤其急躁,除了关外,他们从来看重半岛地区。还有,革命党人的几位首要人物都来自东洋,这个需要留心。”万玉大公对专注文书的舒莞屏说。他快速浏览,发现这是一份军火器械详目,上面有产地和制造商名录、性能与价目之类,是一份纯商业文件。要购得这些武器,唯一途径仍是洋行。以府上大人的规矩及通常做法,直接与洋行往来是最保险的。

“你教出来的五个‘通嘴子’,起码有两个派上了用场。”大公送来画外音,打断他的思绪。德语与英文不同,这在他看来还远未熟稔,所以这会儿不得不全神贯注。还好,总算勉强通读下来,该为大公从汉译讲了。大公偶尔用铅笔记一下,有点心不在焉。“以后的战事越来越依赖器械的精良,而非兵士的强悍了。”她感叹。舒莞屏只能对大公的断言赞同一小部分,因为这会儿他想起了训场一幕:小棉玉为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送行,那番令人垂泪的言说啊,具有催人肝胆的力量。他实在忍不住,说:“大公,那一天,您如果在出征的兵士们旁边,听一听他们的呼喊,看一看他们的脸庞,定会欣慰的。他们爱着大公,感念大公,愿为大

公决一死战!”

四

午夜来临,毫无困倦。万玉大公的神色更好了,微笑更多,有时还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她端来甜点,还故作神秘地低头问道:“想开洋荤?”说下去才知道,她这里存有一瓶冷大人送来的威士忌。“原是为庆贺大捷报一小杯的,而今大捷没有,饮一点倒好。”她送来鼓励的一笑。从前在同文馆的亨利那里,这位洋教习第一次让他饮这种酒,知道它劲道之大。大公饮下不多,说:“冷大人要往里加冰的。他有一些洋人习气,不过倒也有趣。”舒莞屏的思绪并未让这些插科打诨引开,而是长时间停留在河东,还有北海戛然而止的炮击。

一杯饮过,舒莞屏发觉已到凌晨。大公未有停息的意思,把另一叠文书推到他的面前。当他低头翻阅时,大公却将其移开一点儿,说:“一时也看不完,它们太多了。”话题不知为何转到了行营,说到了他与憨儿的那次比武:“公子的身手让我吃惊。不过也让人放心一些。原来担心钟鸣鼎食之家的少年,只怕弱不禁风。我想问问,吴院公是怎么教你的?”舒莞屏脸红了,囁囁:“院公一丝不苟,有时甚为严厉。嗯,几句话说不清的。”“不急,我们慢慢说。”

他终于知道,在这样的夜晚,大公最愿倾听的不是其他,而是吴

院公的事情。她想知道有关他的一切。他从习武说起:“很小的时候院公就教我马步,因为桩功是一个开始。他说出手迅疾以至力量,都源自这个基础。”说到院公的马上功夫,大公听得入迷。“即便是换了假肢,走路一拐一拐的,可是只要上了马背,人立刻就变了,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独腿人!”大公听到这儿站起,踱了几步,站在漆黑的窗前。她转过脸:“唉,是我的那次莽撞害了他的一生!这让我终生愧疚。公子,他没有恨过我吗?”

“大公!您不要这样说呀,他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您。他在等您。”万玉大公低下头,抬起头似有泪光闪烁:“是吗?公子肯定吗?”舒莞屏稍稍语急:“大公连这个也怀疑?”她坐下看着别处,神色似有慌促:“当然不会,我想是的。不过,公子能否代他回答,既如此,他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,空等一场,直到最后?他为什么迟迟不愿离开舒府?他明白我在盼、在等、在喊,却把我们约定的那个大日子扔扔到一边了?”

舒莞屏吸了一口凉气。那个答案在心里,在嘴边,似乎已经说过了多次。可这一刻,面对这双尖利的眼睛,他突然怔住了。啊,自己真的犹豫起来。是的,一切还要从头再想,这或许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想想看,一个人从壮年到老年,这其间有过无数催促和召唤,更有那幅《女子策马图》:那双眸

子一直与之对视。而吴院公,最终还是回避了这目光,没有启程。这到底为了什么?为舒府,为复仇,为未曾完结的一切?而今看,这样的回答好像还不足以服人,更无法揭开全部的谜底。他想不明白,未敢贸然回应,只吐出一句:

“他真的想不到,不知道时间会这样紧迫。他以为自己还有很长、很长的日子。”

“哦,那又怎样?”

“余下的所有日子,都属于你们。”

静极。大公在泣哭,但没有声音。“都属于我们!我愿意相信!这是最好的回答了,不管真实如何,都是最好的!”她说。舒莞屏抬起脸:“当然是真实的!”“是啊公子,没有比你更诚实的孩子了!”大公轻揩脸上的泪痕,声音变得低缓,就像讲述遥远的往事:

“公子,到你这样的年纪,也该通晓大事,也就是男女情事了。通常只用一字说它,谓之‘爱’,因为它是言说不尽的。它深不见底。它在世间万物之上,又会被世间万物埋葬。许多年来冷大人不间断地描画一个圣女,为她发出礼赞。说到底那个圣女的传奇、她的智勇,也无非来自一个‘爱’字。公子会问,这和男女之爱、世俗之爱能够混为一谈?是的,正是如此。它像呼吸和心跳,当二者失去时,性命也就终止了,不然就一直存在,没有什么能够剥夺。”

(未完待续)